

姜翕芬 著

# 开除村籍



作家出版社



# 天 際 村 集



中國人民出版社

# 开 除 村 籍

姜翕芬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除村籍 / 姜翕芬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8

ISBN 7-5063-3394-5

I. 开... II. 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4268 号

## 开除村籍

---

作 者: 姜翕芬

选题策划: 龙卷风文化

责任编辑: 那 耘

特约编辑: 尚建国 陈 鸣

装帧设计: 王晓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数: 350 千字 印张: 13.5

印 数: 30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394-5

定 价: 2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前 言

当这部作品即将问世的时候,欣闻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郑重承诺,将在今后三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农民缴纳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即将成为历史。同时又欣闻新的《信访条例》已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颁布实施。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农民负担和群众上访,是一个历久而常新的话题,也是多年来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两大社会热点问题。这些年来,农民负担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也成为影响干群关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并于1996年12月作出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对如何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然而,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在利益的驱动下,置党中央、国务院的三令五申于不顾,我行我素,虚报浮夸,巧立名目,随意夸大农民收入,抬高提留收取标准,导演了一幕幕“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的骇人听闻的闹剧。使那些不堪忍受重负的农民,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为了能够讨回个公道,他们只好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而一些地方组织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尊严和政绩,又置他们的疾苦和呼声于不顾,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去上访,个别村两委会甚至因为村民上访,作出了开除村民村籍这样荒唐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决定。

该书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北方农村为背景,以凝

练而辛辣的笔触,再现了当时我国一些农村农民负担过重的真实情况,再现了那些不堪重负的农民上访而屡遭围追堵截的情景。书中那些农家儿女由于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却步于高等学府殿堂之外的坎坷经历;面对严重旱情“农夫心内如汤煮”的焦虑心情;过重的农民负担给农民带来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由此而引发的村民一次次上访;少数基层干部为了所谓的政绩而对上访农民所采取的那种冷漠与傲慢的态度等等,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令人震惊,发人深思。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热切地期盼着这部作品能够给人们以启示,能使我们牢牢记住过去那段难忘的历史,更加关注“三农”,关注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美好的明天。

夕阳用她那温馨而火红的柔唇轻轻地吻着天边，把大地紧紧地拥抱在怀里。黄昏踱着缓慢的脚步，悄悄地来到了罗家村这个偏僻的山村。暮色渐浓，群山含黛，炊烟袅袅，鸟儿归巢，喧闹了一天的罗家村又恢复了山村夜晚的宁静。

家住山后梁家村的青年梁鑫下地劳动回家后，顾不上一天的疲劳和饥饿，跟父母打了个招呼，从饭筐里抓起一个凉馍，边吃边走出家门，迎着暮色，急匆匆地来到了罗家村村前秀水河岸边的柳树林里，期盼着罗小惠的到来。因为今天晚上是他们俩在这里相会的时间。

梁鑫来到柳树林过去曾和罗小惠相会的地方，环顾了一下四周。见罗小惠还没有到，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掏出手绢擦了额头上的汗水，惬意地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一边抽着烟，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通往罗家村路上的行人，静候着罗小惠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开始，还断断续续地有人从这里走过，可只有向村里去的，没有从村里出来的。慢慢地，行人消逝了，周围的一切也完全被笼罩在了茫茫的暮色之中。柳树林里静得让人感到孤独，感到恐怖，相伴梁鑫的只有河里的青蛙和田里那些不知名字的昆虫的鸣叫声。

梁鑫从晚上六点一直等到了九点多钟，身边的烟蒂已躺了一地，却还是不见罗小惠的影子。他们俩相爱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每次在这里相会，罗小惠从来没有失约过，而且总是比梁鑫先到一步，即使有事情无法见面，也是提前捎信告诉他，另约时间。可今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罗小惠既没有捎信给他，也没有前来赴约。她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有事情脱不开身，

还是另有所爱？梁鑫犯起了嘀咕，望着不远处山坡上罗家村那家家户户的点点灯光，看着满天的星星，听着秀水河潺潺的流水声，他的心里就像挂了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他真想跑到罗小惠的家里去问个明白，探个究竟，可罗小惠有约在先，在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之前，是绝对不允许他到家里去的。他只好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伴随着孤独和寂寞，在这漫长的黑夜里静静地期待着、盼望着……

说起来，梁鑫和罗小惠也算是青梅竹马了，他们虽然不住在一个村子，但两村相距也不过二三里路。从读小学起，他们俩就在一个班级，俩人互相帮助，两小无猜。梁鑫的家庭比较困难，父亲靠种地为生，又常常生病，他和妹妹放学回家或星期天、节假日，不得不上山采点草药、打点柴禾去卖，以帮助维持家里的生计。但他却为人坦荡，学习刻苦，干什么事情都有一股子韧劲，在班里年年都是三好学生。而罗小惠的家庭条件则比较优越，父亲虽然也是个农民，但会一点木匠手艺，周围村子谁家打墙盖屋，结婚娶媳妇做嫁妆，都要请他过去帮忙。收入虽不如城里人那么丰厚，但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村，倒也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罗小惠不仅人长得活泼可爱，而且为人厚道，乐于助人，班上哪个同学有什么困难，她都会毫不吝啬地解囊相助。梁鑫没有钱买作业本，她总是买两套，一套自己留用，一套趁别的同学不注意时，偷偷地塞到梁鑫的书包里。梁鑫从内心感激罗小惠，所以当罗小惠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他也总是喜欢帮助她。后来，他们俩又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上了龙潭中学。梁鑫被分在一班，罗小惠被分在了二班。此时的梁鑫和罗小惠，都已经长成大人了，虽不能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谈笑风生，但双方的感情却越来越近了。梁鑫身高一米八零，那黝黑的脸堂虽然还带着几分稚气，但谈吐大方，为人坦诚，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眉宇间始终流溢着一种自信和刚毅。在学

校里,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悟性很强,肯动脑筋,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结合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利用旧铁片、废磁铁等材料,研制出了小手摇发电机、电铃等。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发明”。这罗小惠更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不知引来了多少双爱慕的眼睛,甚至有一些自恃条件好的同学经常偷偷地往她书包里塞情书。面对这一切,罗小惠却置若罔闻,毫不动情。班上有一个叫胡大伟的男同学经常给她写情书,向她求爱,内容非常肉麻。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她只好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把胡大伟叫到办公室里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警告他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告诉他的家长。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胡大伟从此对罗小惠怀恨在心,一天上午课间操时,他趁同学们都到操场做广播操的机会,偷偷地把一只死老鼠放到了罗小惠的抽屉洞里。待罗小惠回来上课时,从抽屉洞里向外拿书,手碰到了这只软绵绵的死老鼠,当场就吓得晕倒了,病了好几天没有来上课。这件事被梁鑫知道了,他在上学的路上,把胡大伟截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当然,梁鑫也在班上挨了老师的批评。从此,罗小惠更加崇拜梁鑫。慢慢地,她把他当成了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把丘比特的神箭射向了他。

三年的高中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高考在即,同学们都在忙着冲刺,选报志愿。一天晚上,梁鑫在学校有事走得很晚,罗小惠在班里上晚自习也走得很晚,俩人又在路上相遇了。他们一边走,一边聊着。

“梁鑫,你准备考哪个大学?”

“我不准备考了。”

“为什么?你学习那么好,一定能考上的,说不定还能考上个名牌大学呢!”罗小惠不解地问道。

“考上又有什么用呢?我爸有病,妹妹还要读高中,一年几千块钱的学费,从哪里去凑?”

“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会有的,不行我还可以帮你想办法嘛!”

“我不想接受别人的施舍。再说了,上大学也不是一个人一生惟一的出路,只要有两只手,在哪里都可以生活嘛。”

“你又不像我,学习成绩一般,怕考不上,你的学习成绩这么优秀,不考大学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的父母同意你这么做的吗?”

“我跟我爸妈谈过了,他们尊重我的选择。”

.....

罗小惠知道梁鑫的性格,认准的事情别人是很难说服的。两人就这么谈了一路,最后她还是没能说服他。

梁鑫放弃参加高考的消息,很快就在学校传遍了,同学们都为他感到惋惜。

就这样,梁鑫和罗小惠一个没有参加高考,一个落榜,双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了农民。但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却更深了。每当梁家村有电影或其它娱乐活动时,梁鑫总是让妹妹提前占好地方,摆好凳子,捎信把罗小惠请来。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梁鑫听说村里要放电影,就让妹妹捎信把罗小惠请了过来,可结果那天放电影的有事,电影没有放成,他往回送罗小惠,也是在这条秀水河边,也是在这个柳树林里,他们沿着河堤走着,相互倾诉着。

“梁鑫,你跟我说实话,你不想考大学,真的就是完全因为家里没有钱吗?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吗?”

“有,一半是因为家里没有钱,一半是因为你。”

“这话我还愿意听,你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真的就不后悔吗?”

“我后悔啥,有你的爱,我觉得很幸福。”

“幸亏我没考上,如果我考上了,我不是就不能在你身边了

吗？”

“如果你考上了，我可以在家里挣一年钱，第二年再考嘛，我们不是还可以在一起吗？”

“梁鑫，你真好，我没有看错人，我要给你当个好媳妇，给你生儿育女，只要咱们共同努力，在农村也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小惠，我爱你。有你在，我浑身就有力量，请你放心，我现在在家里虽然很穷，但我不会让你吃苦受累的。”

听了梁鑫的这番话，罗小惠感到温馨，感到惬意。她撒娇似地把头扎进梁鑫的怀里，梁鑫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罗小惠的头发和脸蛋，然后用双臂紧紧把她搂住。这对被爱情烈火烧灼的年轻人，似乎忘掉了一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完全被爱情陶醉了。圆月挂在高空，像是在为他们证婚，为他们祝福；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却毫不知觉。从此以后，这对热恋的有情人坠入了爱河，常常瞒着家人偷偷在这里约会，在这里相互倾诉衷肠。

## 二

这天晚上，梁鑫在焦虑不安中不知等了多久，直到村里的灯光几乎完全消失了，他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家。此时，他的父母并没有睡觉，他们知道儿子因为家里穷没能考大学心里不好受，总担心儿子想不开出什么事情，所以当梁鑫下地干活回来出去后，老人的心里就像揣了一只兔子，放心不下。

“泉子（梁鑫的乳名）你到哪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连饭也不吃，叫大人挂记着。”母亲安慰似的嗔怪道。

“妈，我没事，找同学玩去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妈不是惦记着你嘛，你回来妈就放心了。饭放在锅里，可

能还热着呢，快吃饭吧，吃完了早点歇着，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呢。”

“妈，你甭管了，我不饿。”梁鑫说完，就到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去了。

这天晚上，他失眠了，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了同学们考上大学而欢呼雀跃的情景；想到了自己家境贫寒的现状；想到了自己将来究竟走什么路；也想到了和罗小惠在柳林里那令人心醉的约会。罗小惠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来，她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她病了？还是她爸妈不让她来？还是……是啊，自己出生在这穷山窝窝里，父母又有病，谁家的父母肯把闺女嫁给自己这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呢？他越想心里越没有底，越想越感到心里发毛，越想越感到恐惧和不安。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爬起了炕，找出笔和信纸来给罗小惠写信。

惠：

我们又有半个月没有见面了，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上次见面时说好昨天晚上见面的，可不知为什么你没有来，让我一个人苦苦在河边的柳树林里等了半夜。也不知是你把时间给忘了，还是另有其它原因，我真有点不放心，请见信后千万告诉我，免得我总惦记你。

切切！

爱你的鑫

梁鑫把信写好，找了个信封装上封好，就把它交给了妹妹梁婕。

“小妹，你上学时把这封信交给罗海燕，让她一定亲手交给她姐姐，千万别忘了。”

“哥，又给我小惠姐写情书了，都写了些什么甜言蜜语的悄悄话，能告诉我吗？”梁婕调皮地说道。

“小孩子家，懂什么，该你问的问，不该你问的不要瞎问，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梁鑫没好气地回了妹妹一句。

“婕婕，别跟你哥哥闹了，快吃了饭上学去吧！”母亲在一旁催促道。

梁婕见哥哥一脸的不高兴，也没敢再说些什么，吃完早饭就上学去了。

梁鑫和罗小惠相爱的事，梁婕是知道的。因为山村的通讯工具比较落后，不像城里人家都有电话，有人腰里还挂着大哥大，兜里装着BP机，而在这些经济落后的穷山村，每个村只有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安装着一部电话。梁鑫和罗小惠毕业后，见面的机会少了，联系也不那么方便了。恰巧梁鑫的妹妹梁婕和罗小惠的妹妹罗海燕又都在同一个中学读书，这梁婕和罗海燕便成了他们俩的传声筒。

妹妹上学走后，梁鑫吃了点饭，又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去了。这几天，他总是坐立不安，心不在焉，急切地盼望着妹妹能带回罗小惠的信，弄清事情的真相。每天晚上妹妹放学回家，他第一句话就问，“你小惠姐回信了没有？”可梁婕总是摇摇头，梁婕见哥哥那魂不守舍的抑郁表情，也不敢跟他开玩笑。看来事情并不像梁鑫想像的失约那么简单，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直到第七天晚上，梁鑫回家后像往常一样把牛赶到牛棚里拴好，喂上了草料，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无精打采地抽着烟，这时梁婕放学回来了。

“哥，又在抽闷烟，人家小惠姐早就把你忘了，你还去想她。”

“去、去、去，滚到一边去。”梁鑫没好气地说道。

“好啊，你真的不理我了，有好消息我也不告诉你。”梁婕反唇相讥道。

“什么好消息，是不是你小惠姐来信了？”梁鑫一听说有好

消息,猜想一定是罗小惠回信了,连忙追到屋里。梁婕知道哥哥盼这封信,这几天来一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也不想再跟他开玩笑,就把罗小惠的回信给了他。

梁鑫接过信,真是如获至宝,信封上写着“请转梁鑫亲启”,那清秀而熟悉的笔迹,他一眼就认出了是罗小惠的字,没错,是她写的。他像小孩子似的,完全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仿佛觉得一个熟悉的情影走到了自己的面前。他跑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电灯,双手捧着信,亲了又亲,吻了又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信打开读了起来。

亲爱的鑫:

你给我的信当天晚上海燕就转给我了。本想早给你写信,可不知道该怎么写,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时间久了,又怕你担心焦急,所以只好写信把实情告诉你,请你帮着出个主意。

鑫,我是爱你的。我们相约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忘记,我何尝不想当面向你倾诉衷肠?只是身不由己,无法与你见面。因为爸妈警告我,如果再和你约会,就敲断我的腿,并把我锁在房间里,不准我出门。以前我为什么不让你到我家里来,就是怕他们知道了反对我们俩相爱,原本打算等过一段时间再告诉他们,可没想到前些日子,我在城里工作的舅舅突然来到我们家,说在城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男的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县城某机关工作,他父亲还是一个什么局的局长。我一听就急了,说什么也不同意,推脱说自己年龄还小,等过几年再说。可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并说,男方的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都不错,机会难得,如果同意先定下来,过几年结婚也可以。就这样,在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的情况下,也就是我们约定见面的那天,舅舅突然把那个男的带到我家里来了。我爸妈真像迎接天神一样,一个忙着买肉买菜,一个忙着做饭,让我跟那个男的好好拉拉。说实在的,那个男的人长得倒是不错,文质彬彬,谈吐也大

方。可不知为什么,在他的面前,我感到拘谨,感到不自在,总也无话可说。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他不问,我们就像两尊佛像一样在那里沉默地坐着。最后,我告诉他,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爽快地笑了笑说:“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我尊重你的选择。”吃完午饭,舅舅和那个男的就回城了。

我爸妈送走舅舅和那个男之后,脸立刻就沉了下来。连卷带骂,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说我不守妇道,并逼着我说出那个男的是谁。我一看纸是包不住火了,早晚他们会知道的,就索性把我们俩相爱的事情说了。本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可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一听就火冒三丈,说你们村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说你们家里穷,说在农村没有什么出息,说儿女的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说了算,并把我关在了自己的房间里,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让我跟你一刀两断,要么让你到我们家当倒插门女婿。母亲虽然也不赞同我们的婚事,但她比父亲更疼我,就在一旁替我说好话,但也无济于事。

这几天,我一直被父亲锁在家里,既不让我下地干活,也不让我出门,还让我给你写绝交信。我知道在农村,老人的传宗接代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而你的父母也就你这么个儿子,他们是决不会同意你到我们家倒插门的。说实话,我是真心爱你的,可我们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无情的现实将就这样把我们给拆散了,你还是把我忘了吧!

望你保重身体,并代向二位老人问好!

爱你的惠

### 三

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梁鑫上大学的理想刚刚破灭，燃起不久的爱情之火又遭到了无情地摧残。这个打击对他来说真是太大了，像山洪爆发，来得迅猛，来得突然，使他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憋得透不过气来。他真不敢相信这是罗小惠写给他的信，更不相信这是罗小惠的真心话。可眼前这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他又不得不相信这残酷的现实。他恨中国农村这传宗接代的思想，更恨自己的命运不济。

看完信后，梁鑫的精神支柱完全崩溃了，两眼瞬间注满了泪水，关上房门，一头扑到炕上蒙上被偷偷地哭了一场。

“泉子，饭做好了，快出来吃饭吧。”也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做好了饭，叫梁鑫出来吃饭。

“妈，你们吃吧，我不饿。”梁鑫在屋里答道。

“你这孩子，干了一下午的活，怎么能不饿？快起来吃吧，你是不是干活累了，等吃了饭再睡吧。”母亲并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再三催促道。

“哥，爱情的力量就真的有那么大？看了信就饱了？小惠姐在信里都给你写了些什么悄悄话，出来念给我们大家听听，我们也好为你高兴高兴。”梁婕调皮地在一旁插嘴说道。

“你小惠姐给你哥哥写信了？”梁鑫父母几乎异口同声地问。

“写了，还是我当的邮递员呢！”

“都写了些什么？”母亲急切地问道。

“信封得严严的，他们之间的秘密我哪里知道？”梁婕说道。

“泉子，一家人等着你吃饭，你躲在房间里干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出来跟我们说说。”父亲梁旺达见梁鑫躲在屋里不出来，有点急了。

他怕父母听到这个消息生气,本想等父母吃完了饭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但在父亲的紧逼下,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泉子,你和小惠闹矛盾了?”父亲关切地问道。

“没有。”

“那你为什么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吃饭?”

“他们家里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为什么,嫌咱们家里穷是不是?”

“小惠已经找对象了,是在城里工作的大学生。”梁鑫道出了事情的原委,眼眶里滚动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你们俩不是谈得好好的吗,怎么说变就变?”母亲不解地问道。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一个穷乡巴佬,哪能比得上城里那些吃国家饭的白面书生。”

“这是小惠的意思,还是她父母的意思?”母亲急切地问道。

“是小惠的舅舅介绍的,她父母当然也同意。”

“小惠也同意了?”母亲又问道。

“她不同意有什么用?小惠的父母不让小惠跟我好。”

“唉,都是我和你爸爸不中用,拖累了你,耽误了你考大学。你要是上了大学,肯定比他们强。泉子,强扭的瓜不甜,不要难过,她不同意就算了,等过些日子,我托人给你再找一个。”母亲安慰梁鑫道。

“我早就说过不行,你就是不听,偏要跟她好,说什么现在婚姻自由,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就行。现在你明白了吧,婚姻是有条件的,罗小惠的家里条件那么好,我们家里这么穷,门不当,户不对,就是你们俩真的愿意,她爸爸也不会同意。”坐在一边一直抽烟的梁旺达终于发言了。

“哥,我看小惠姐并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家听海来,小惠姐并没有同意那门亲事。你去找她父母好好谈谈,或许还